

蘇聯音樂論著選譯 蘇聯音樂論著選譯

蕭斯塔科維奇等著 穆靜等譯

新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上海

2614

音樂理論學習叢刊

蘇聯音樂論著選譯

蕭斯塔科維奇等著 穆靜等譯

萬葉 上音 教育 合併組織

新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音樂理論學習叢刊

蘇聯音樂論著選譯

原著者 派斯塔科維奇等
翻譯者 穆 靜等
裝幀者 錢 君 甸

*

有著作權

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五日印刷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初版第一次印刷

上海印1—3,000冊

實價一萬四千圓

萬葉 上音 歡音 合併組織

新音樂出版社

上海南昌路四三弄七六號

電話 八四九七九 八七五五四

電報掛號 三零零五零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四四號

光記製版所製版

信誠印刷廠承印

北中興訂作承訂

*

本書原文分載 1952 年各期蘇聯音樂雜誌

內容提要

本書共收論文十八篇，大部分譯自一九五二年莫斯科出版的蘇聯音樂雜誌。內容包括蘇聯音樂現狀、音樂理論與技術、俄羅斯音樂傳統、音樂的人民性與民族特性、羣衆歌曲及民歌的論述等。作為音樂工作者理論學習的參考，是很適宜的。

目次

走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道路(穆靜譯)	蕭斯塔科維奇	1
樂體問題和現實主義(陳登頤譯)	斯克列勃科夫	12
論音樂形象的表現力(陳登頤譯)	涅斯契耶夫	28
保護輕歌劇(陳登頤譯)	涅斯契耶夫	47
音樂的人民性(孫靜雲譯)	塔克塔基什維里	62
歌頌斯大林的民歌(孫靜雲譯)	瑞姆邱日娜, 科爾巴科娃	67
民歌創作中的新舊因素(孫靜雲譯)	維諾格拉陀夫	82
青年作曲家的培養(汪啓璋譯)	“蘇聯音樂”雜誌社論	91
論技術(汪啓璋譯)	卡巴列夫斯基	103
一九五一年的蘇聯音樂(陳登頤譯)	楚拉基	136
人民歌曲的道路(高嘉譯)	索洛維約夫-謝多伊	169
論蘇聯羣衆歌曲(孫靜雲譯)	伊薩科夫斯基	177
音樂與生活(朝耘譯)	普羅科菲耶夫	195
論音樂的民族特性(豐一吟譯)	阿普列相	201
人民與歌曲(穆靜譯)	“蘇聯音樂”雜誌社論	214
論蘇聯音樂(朝耘譯)	納斯且夫	233
論作曲家的技巧(陳登頤譯)	斯克列勃科夫	245
俄羅斯音樂的偉大傳統(豐一吟譯)	阿薩菲耶夫	255
本書專名中外文對照表		265

走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道路

蕭斯塔科維奇

蘇聯千千萬萬的人民，懷着巨大的興奮和愛國主義的熱忱，迎接了列寧-斯大林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表明着向共產主義進行的最重要的新階段的開始。

在蘇聯的每個角落裏，沸騰着和平的建設工作，那是由黨的意志和共產主義的偉大舵手——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天才指導下進行的。共產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和文化的新五年計劃的各項指示，展開了新的、廣大的遠景。人民的長久的理想正在明顯地實現中。我們可愛的祖國的光輝未來的美麗情景，在我們精神視線之前，一天一天地更明顯起來，更確定起來了。共產主義的各種特徵，已經分明地出現在日常的蘇維埃的現實中——在偉大的斯大林建築中，在許多新的海洋和運河中，在不斷生長的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豐富中。

蘇聯人們，擔負着改變大地的本身面貌和改造自然的責任，有許多巨大的任務待他們來解決。我們的各種計劃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們必須在實際而眼睛看得到的許多事業中實現出來，具體地表現在鋼鐵和混凝土上，小麥和機器上，學校上，書籍上，藝術作品上，劇院上，博物館上。一天一天地，生活將更美滿，更愉快。

蘇聯人民以空前的熱忱，慶祝着偉大十月革命的三十五週年紀念，因為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史的新紀元——共產主義勝利的紀元。人們的意識不能足夠充分地把握一切在我國發生的偉大改變。而一切，這幾年來在大地上所正在完成的和已經完成的良好、正義的、人道的一切事業，都和馬列主義偉大思想的勝利，和在列寧-斯大林旗幟下一往直前的蘇聯人民的強大工作，不斷地聯繫着的。現在，正當和平和自由的敵人、血腥的戰爭販子、美英帝國主義者們，用新的殲滅性的戰爭威脅着人類的時候，地球上一切善良人們的目光，帶着熱愛、信任和希望朝向我國，因為我國是全世界和平的強有力的支柱。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表明了人們意識中的偉大變革，和巨大的革命文化的開始。我們的蘇聯文化，我們的蘇聯藝術，忠實地為祖國的利益服務，為共產主義建設的全民事業服務。蘇聯的作曲家們、作家們、藝術家們、演員們的創作，受到人民的熱愛，受到黨和政府的關心和注意。

在藝術家之前展開無邊際的創作遠景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號召一切有才能的、先進的人類面向生活，一面還吸收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參加到藝術工作中來。不論我們如何嚴格地和帶自我批評性地來估計我們創作工作的各種結果，我們可以大胆地肯定：蘇聯音樂，在今天，正站在全世界進步的音樂文化的先鋒隊的地位。所有最有天賦和正直的國外音樂工作者們，傾聽着從蘇聯傳來的真理的聲音，在本身的創作活動中，在本身的美學觀點中，都以蘇聯音樂的高度的人道主義的形象為方針。

近幾年來，我曾好幾次到外國去，其中包括美國。對我們蘇聯人來說，看到那種統治美國商業界的生意經、投機買賣、大吹大擂的廣

告等的氣氛，在那裏音樂變成了撈鈔票的工具，實在奇怪之至。現代的資產階級的“文化”，只能產生些美國式的爵士音樂濁流，或形式主義者的作曲家們的被歪曲的、畸形的作品，這種“文化”，竟落到那般退化的墮落地步！

實際生活不可反駁地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妨礙着音樂藝術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把音樂藝術帶到頹廢派的死胡同，帶到精神毀滅的路上去。

我想到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晚年所寫的驚惶的手記。這位偉大的作曲家感覺到：資產階級的現代主義的擴展，以它的嚴重的危機和頹喪，威脅着俄羅斯音樂。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曾激動地大聲呼叫：“我們不是站在音樂藝術終結的前夜麼？俄羅斯的音樂今後將怎樣呢？”

就在二十世紀的中葉，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時期，我們，蘇聯的音樂家們，可以自豪地斷言：我國的音樂藝術正在一貫地循着我們的古典作家所奠定的道路發展。

在三十五年的時期內，蘇聯音樂經過了巨大而複雜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有過不少困難、形式主義的錯誤和迷惑。但是我們經常地把它們克服了，這是因為英明的斯大林的領導和共產黨的父親般的關切，指導我們蘇聯音樂家們走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道路。

從革命的初年起，在新的、蘇聯的音樂文化的建設中，老一輩的作曲家們也參加了，他們的創作，好像是我們的現代性和俄羅斯古典樂派之間的活生生的聯繫環節。我所指的是那些大師們，如：伊波里托夫-伊凡諾夫、格拉助諾夫、格里埃爾、巴里阿什維里、斯賓其阿羅夫、瓦西林科、卡斯塔爾斯基等人。蘇聯音樂創作的道路是由姆亞斯科夫斯基、沙波林、普羅科菲耶夫、哈查圖良、卡巴列夫斯基、列符茨基、加其別科夫、達維琴科、赫林尼科夫、以及許多其他的天才作曲家

們所奠定的，他們輩分不同，而且是屬於蘇聯各社會主義的民族。

蘇聯有着特別衆多的天才，我們愉快地看到大量的、多民族的作曲家、表演家、音樂學者，他們充沛着新的、特出的才能。他們出身於工廠的車間和集體農莊的田野，出身於遙遠的鄉間和山村，出身於工人俱樂部和軍隊俱樂部，出身於農村的業餘劇團，而參加了音樂工作。在社會主義現實的條件下，每一個真正的天才都能充分發展自己的創作才能。使人不得不想起許多有天賦的人們的悲慘的命運，他們處在舊的、剝削的制度裏，沒有權利來受教育，因此不能實現他們的可能性。有多少卓越的作曲家，因為受不住貧苦生活和剝奪權利的煎熬，在盛年時期就逝世了！即使是卡林尼科夫或是天才的穆索爾斯基——我所敬愛的俄羅斯作曲家——他們的命運也是一樣的悲慘。

把今天的蘇聯音樂青年的幸福生活，和許多過去的音樂家的悲慘的傳記相比較，我要說：“我們的才能很高的作曲家們，應該更多更好地爲了祖國的利益而努力。”

到偉大十月革命的三十五周年，我們已獲得各種卓著的成就，這些成就，證明我們的音樂創作，正走着現實主義和人民性的正確道路。許多優良的蘇聯歌曲，已經滲入到千千萬萬人（不僅僅是蘇聯人，而且還有遠離蘇聯的各國的人）的日常生活中，這些歌曲，已經獲得廣大的、全民的承認。在這方面，作曲家亞歷山大羅夫、杜那耶夫斯基、查哈羅夫、勃朗捷爾、諾維科夫、索洛維約夫、謝多伊、米留金、穆拉傑里、杜里科夫、莫克羅烏索夫、馬卡羅夫、卡茨以及詩人伊薩科夫斯基、蘇爾科夫、列別傑夫、庫馬奇、陀爾馬托夫斯基、奧沙寧等，都作過不少的努力。

我們可以滿意地說：正是在蘇聯，在最近的三十年來，成功地發展了交響樂的體裁。一個複雜的、光榮的任務正落在蘇聯作曲家們

的肩上，這個任務就是要繼續貝多芬-柴科夫斯基-鮑羅廷的典型的交響樂藝術的優秀傳統，他們的交響樂藝術，能把激動人類社會的最深刻而生動的思想體現出來。而如果蘇聯的作曲家們成功地創作了許多卓越的交響樂作品，這些作品獲得全世界的響應，被作為音樂會的節目，這件事實的意義，無論如何不應估價過低的。

近幾年來，我國作曲家們的創作，在聲樂大曲清唱劇和合唱的體裁方面，向前推進了，使人可喜。在這方面，蘇聯音樂和詩歌緊密地合作，表現着我們時代的巨大思想，並且歌頌着過去祖國的英勇風格和今天祖國的勞動事業的偉大性。在這裏，也必須指出蘇聯作曲家們在室內樂創作方面的成就。

蘇聯各兄弟民族共和國的年青音樂文化，正以卓越的成功而自豪。對於其中的許多共和國說來，蘇維埃政權的年代，是它們創造專門的音樂藝術的開始期，是各民族作曲學校的萌芽期和繁榮期。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烏茲別克等蘇維埃共和國，在空前的短時期內在音樂藝術方面所獲得的成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真正的奇蹟。民族作曲家和表演家的優秀幹部增加了。在各民族共和國裏，歌劇和交響樂的創作根據着俄羅斯古典音樂的傳統，正在發展中。

我們所引以自豪的，是蘇聯音樂的優秀作品獲得廣大民衆的公認，並且在勞動羣衆的生活中被生動地採用了。這種公認，表現在每年授予蘇聯作曲家的斯大林獎金上。

回顧蘇聯音樂藝術在三十五年內所經過的道路，我們要滿意地指出我們的天才的音樂表演家——鋼琴家、小提琴家、大提琴家、指揮家——我們的巨大的交響樂團、合唱團、室樂合奏團所獲得的光輝成就。

繼續着偉大俄羅斯現實主義藝術的優良傳統的蘇聯表演學派，經過各輩分的音樂大師和演員們的努力，確定佔着世界的第一位。這些大師和演員們之中，屬於年長一輩的音樂大師的，有涅日達諾娃、索比諾夫、奧布霍娃、伊古姆諾夫、果洛伐諾夫，屬於中年和青年一輩的我們的優秀演員的，有：姆拉文斯基、伊凡諾夫、奧伯林、奧伊斯特拉赫、吉列爾斯、索夫羅尼茨基、羅斯特羅波維奇、沙夫朗、科岡、里赫捷爾、尼科拉耶娃、古謝娃等。我們的表演家們在國外的凱旋，以及他們在國際比賽會上經常的勝利，令人信服地證明着蘇聯表演學派的優越性，因為蘇聯的表演學派是高舉着偉大思想和偉大感情的真實而深刻的現實主義藝術的旗幟的。

蘇聯音樂工作者當前的任務，是：繼續達到本身技巧的完善，盡力改善我們的音樂劇院和樂隊的工作，和不斷地推進培養新幹部的事業。在我們的音樂教育工作方面，還存在着很多嚴重的缺點，尤其是在外省地方。有幾個城市裏的音樂生活，是貧乏的，缺少內容，單調，不能滿足人民的正在增長的審美要求和藝術願望。蘇聯每個角落裏的人民，都希望聽到俄羅斯和西歐古典音樂的優秀作品以及蘇聯作曲家的著作。他們希望聽到我們的卓越的鋼琴手、提琴手的演奏和我們的傑出的聲樂家的歌唱。

沒有疑問的，在未來的最近幾年中，將更加擴大音樂館、音樂廳、交響樂隊、音樂學校和音樂學院的網，還要設立大規模的工廠，來製造品質優良的樂器，還要改善樂譜的發行事業。這樣，就可以改進物質基礎，以適應我們社會主義的音樂文化更大繁榮的需要；我們的音樂文化，積極地參加着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教育工作。

蘇聯藝術的大眾性，是蘇聯音樂文化的優良特徵，因為蘇聯的音樂文化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的、人民的基礎上的。我們愈接近共產主

義，就有愈多的普通蘇聯人民參加到音樂藝術的富源裏來。蘇聯的勞動者，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不僅愛好和寶貴良好的音樂，而且自己也更多的成爲音樂創作的直接參加者、新的音樂珍品的創造者。這個情形，表現在羣衆性的業餘表演和人民歌曲創作的極爲廣泛的發展上。

我國業餘音樂家和歌唱家的幾百萬的隊伍，是藝術方面新創作力量的無窮盡的源泉！當音樂家聽到列寧格勒的青年工人合唱隊演唱柴科夫斯基、塔涅耶夫、普羅科菲耶夫以及西歐典型作家的艱難的合唱歌曲，唱得那麼美好和熟練，他的心裏充滿着多麼的驕傲和愉快！還有我們的從業餘表演發展出來的業餘交響樂隊，民歌合唱隊，以及優秀的歌舞團！

我相信，在新的第五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裏，蘇聯各共和國、邊區和省分的民歌藝術的蒐集、研究和宣傳工作，將提高到新的、真正科學的高度，達到巨大的、全國性事業的意義。我們必須編著完整的蘇聯人民音樂的百科全書，包括俄羅斯音樂和蘇聯各民族的音樂的民間創作的各色各樣的體裁和種類。這件巨大的工作，要求蘇聯音樂的人文學者和音樂學者的多年努力，但必須在近期內奠下基礎。

今天，在我們蘇聯作曲家之前，有着許多責任重大的任務。蘇聯人民熱烈地愛好音樂，他們對於作曲家們的創作採取嚴格的、批判的態度。他們等待我們創作出音樂藝術各種體裁的作品。這些作品要反映出人民的生活，反映出蘇維埃人——共產主義的建設者——的形象，反映出現代生活中一切最熾烈的和重要的題材。他們希望，他們的祖國的蘇維埃音樂，對於他們是易解的、接近的，希望蘇維埃音樂具有意義深長的旋律的豐富性和藝術形式的完美性。人民對於作曲家們的這些要求，日丹諾夫在聯共（布）中央召開的蘇聯音樂工作者

會議上的歷史性演說中，闡述得很清楚，他說：“人民評價音樂作品有多少才能，是看它描寫我們時代底精神、我們人民底精神深刻到怎樣的程度，是看它打動廣大羣衆到怎樣的程度①。”

我們的聽衆愈廣大，他們的要求愈高，我們的工作就愈艱難，責任愈重大，但同時也愈榮譽。作曲家們和作家們一樣，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黨和政府對於作曲家們，也和對於作家們一樣，供給一切可能和權利，除了惡劣寫作的一個權利以外。

蘇聯音樂所獲得的創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們距離蘇聯人民所期待我們在題材、體裁、形式各方面的音樂創作的豐富程度，則相差還很遠。創作具有思想性的和藝術性的充分價值的歌劇，是蘇聯作曲家們的最重要任務。雖然有着部分的成就（如：赫林尼科夫的暴風雨中、卡巴列夫斯基的塔拉斯一家、沙波林的十二月黨人、卡普的自由歌手等），我們的歌劇創作還落後於實際生活的要求。比起我們偉大的先輩格林卡、柴科夫斯基、穆索爾斯基、鮑羅廷、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所達到的歌劇藝術的那個頂峯，還相距很遠。

在接近偉大的和光輝的目標——共產主義——的蘇維埃人之前，展開着廣大無際的創作範圍。談到這些範圍的時候，我們，蘇聯的作曲家們，必須革新地、革命地負起創作蘇聯歌劇的典型作品的責任。我們必須爲創作歌劇而奮鬥，這種歌劇必須能真實表現我們斯大林時代的一切事物的豐富和美麗，必須能真實表現蘇維埃人（愛國者、和平事業和共產主義的戰士）的精神世界的豐富和美麗。

我們希望在最近時期內，要創作出新的、高度思想性的音樂風格明顯的蘇維埃交響樂。蘇聯戰後的現實情形——建設的規模和自然的改造、全民的爭取和平、反對反動勢力、反對新戰爭販子——爲

① 見蘇聯文學藝術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版，118頁。

創作真正的貝多芬規模的、巨大的、概括哲學意義的交響樂，提供着良好的思想基礎。

我們必須克服蘇聯音樂在某些體裁方面的落後性，例如為我們的鋼琴手、小提琴手、大提琴手、管樂器吹奏者們而作的獨奏作品這種體裁，便是顯得落後的。聽衆們期待着蘇聯作家們創作出反映蘇維埃人精神世界的、新的、現代的浪漫曲。現實生活迫切地要求提高蘇聯歌曲創作的新的品質，要求創作出關於今天蘇聯人民生活的激動而美妙的歌曲。

在為爭取高度思想性的現實主義藝術而奮鬥的蘇聯作曲家之前，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技巧的問題。作曲家必須能夠自由地、多樣地、大胆地、獨創地在自己的作品中，體現出人民賴以為生的一切偉大思想和感情。作曲家必須能夠把這些思想和感情在藝術完美的形式裏體現出來。我認為現在來提出充分注意形式的問題是適時的。我要在這裏提到別林斯基的精彩的話，他說：“思想和形式的統一在藝術方面是多麼重大，因為任何虛偽思想不能存在於美好的形式中，任何美好的形式不能是虛偽思想的表現。”

談到完全價值的現實主義的技巧，我所指的並不僅僅是掌握必要的專門的職業修養。我以為這種職業武裝的必要階段，我們大多數的作曲家已經成功地通過了。在我看來，對於技巧的概念要廣泛得多，深刻得多。技巧表現在形式和內容之間的完全調和，表現在自由地、靈活地掌握樂語的一切要素，以求達到最正確地體現思想內容的目的。

寫作和聲的衆讚曲、複雜的輪唱曲或賦格曲，並在這方面表現出令人羨慕的多聲部技術，——這決不是作曲家技巧的極限。重要的，是要使音樂以構思的深刻性和嚴肅性去激動和振奮聽衆，要使音樂

表現的一切方法完全地隸屬於思想。

好多次聽到有些作品，寫作得很流暢而正確，卻引人煩悶和疲憊，原因是這些作品太冗長，樂音的衆多和思想感情的貧乏性、局限性之間不相適合。這些作品，雖然外表上是“完備”了，但決不能認為技巧上已經完成了。

爲了真正掌握忠實地面向聽衆們的實際感覺的形式，爲了掌握管弦樂編曲法（被瞭解爲真正的創作事業，而不是職業性的實用事務）的技巧，而最主要的，爲了培養自己對形式和內容之間的必需的協調感覺（如果缺乏這種感覺就不可能成爲完全價值的技巧），我們的作曲家們，還須多多努力。

我還有一種希望，要告訴我的作曲家同志們。現實生活一方面不斷地把日新又日新的各種思想任務推移在我們之前，一方面要求蘇聯藝術家在體現現代生活的音樂形象的時候要具有創造性的革新精神。被動地把已有的公式複製一下，是不能創作出蘇聯聽衆所期待於我們的那種新鮮的音樂形象的。

我現在所提出的作曲家的革新精神，主要的是指思想性的藝術的理解，而不是外表形式的理解。在我們這裏，把“未曾聽見過的”和音、超新奇的和弦、與震得聽衆耳聾的多聲的堆砌當做是革新精神的那種情形，早已過去了。類似的偽革新精神，是一種病態，不勝遺憾，這是很容易傳染的，而且很危險的，尤其對於青年作曲家們。直到現在，西歐的許多有才能的作曲家還受着這種病態之害，其中包括一部分立意進步的音樂家。

我以爲，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革新思想是在於：不要忌用普通的三和音與“傳統的”旋律的進行法，要能夠應用不複雜的、明顯的表現方法；要能夠傳達出同時代人的新的形象、活生生的感覺和思想。

我想，古典的音樂方法，本身還隱藏着許多良好的和未被利用的可能性，我們要在古典音樂方法的基礎上，創作新的作品，但同時，不要用偽飾的音來故意誇張。

如果某一作品的內容，在一定的瞬間內，需要應用激烈的不協和音以及複雜的音的組合，如果這個效果是爲了表明這個現實主義形象而被巧妙地應用，那麼，聽衆總能接受這個事實，像他理所當然那樣，我們不是常常在莫差特、貝多芬和俄羅斯古典作曲家的作品中遇到突然的、複雜的音的組合麼？而我們覺得他們並不是故意的，因爲那是完全隸屬於巨大的藝術思想的。

現實主義的、創造性的、思想性的革新精神，並不是指外表的獨創性，而是指最優美地、真實地表明出我們現實生活所產生的新的形象，這種革新是蘇聯音樂大師們當前的高尚而重要的任務。

蘇聯的作曲家們、表演家們、音樂學者們的愛國主義的天職，是利用一切最豐富的可能性，盡力增高本身工作的品質，把蘇聯的音樂文化提高到新的高度。

我們感奮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受着列寧-斯大林黨的英明指示的領導，將以更大的力量，爲爭取蘇聯音樂文化的繁榮而奮鬥，爲使我們的音樂不愧爲常勝地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而英勇的人民的音樂而奮鬥。

穆靜譯自蘇聯音樂雜誌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號。

樂體問題和現實主義

斯克列勃科夫

聯共(布)中央關於歌劇偉大的友誼所作的歷史性決議在蘇維埃音樂家的面前提出了最重大的創作問題，並且指示了解決它們的具體途徑。

這些問題當中某些——關於人民性、民族特點、標題性等等的問題——已經在我們的理論討論會上被研討過了。但是由於某些美學上的一般問題研究得還不够充分，而且樂學上存在着衆所周知的落後性和閉塞性，這些問題的解決遭到了困難。

大家都認為：我們的音樂理論討論會不能成功的最大障礙，是因為我們所研討的理論問題包羅得還不够完全。而聯共(布)中央關於音樂的決議中所着重指出的，像樂體問題、樂曲演奏所起的作用、風格等等的主要問題卻差不多完全被我們所忽略了。很明顯的，我們的批評界對這些問題的意義還不够重視。由於我們對人民性、音樂的民族特點、標題性等等問題也同樣地不够重視，因此我們對它們的研討也貧乏了。

本文並不打算把一切所指出的問題包羅殆盡，逐一加以解決。著者所企圖的僅僅是提醒大家，記起那些被遺忘了的、但極其重要的問題，並且把關於樂體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提出來，加以部分的解決。